

30
25
20
15
10

宣講勸善長問旋事

繪圖龍鳳配寶卷

惜陰書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山東路口

出版部
上海開北順德
路二十六號內



世風不古人心險詐如能循循善誘未嘗不可改過也本局在昔何以武俠小說風行海內持公道人心警世俗賢愚豈知閱者誤會反足遺誤青年本局慨念前非決去武化改求善化引人以正戒之以邪畧警人心以補世風耳惜陰主人識

人有千算 天只一算
為善者昌 為惡者亡

繪圖龍鳳配寶卷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孟士元

皇甫少華

皇甫敬

蘇映雪

進喜



劉奎璧

繪圖新編龍鳳配寶卷

龍鳳寶卷初展開
不忠不孝在人世
奇情出在並不遠
上界玉帝來請宴
却說那年上界玉皇
駕前執拂仙女正在
面如冠玉容顏美
身穿繡花袍一件
上前含笑道兄叫
星君答稱正合意
向前開言星君叫
若果如此為同志
星君聽了無限樂
大喝一聲你等好
一見之下開言說
東斗星君心驚唬
秉玉仙女含笑答

西方諸佛光臨來
好似禽獸似一般
就在明朝前一代
西天諸佛陸續來
西天諸佛大會之期
正值蟠桃大會之期
風姿翩翩神秀媚
笑容可掬美非凡
你我願全赴塵凡
携手全行步下階
你等行為太不該
不分妻妾樂非凡
雙手攬住二仙美
你等私商理不該
你們可知天條犯
口稱玉姊且慢談
三位不必急心懷

太原醉痴生編
宣卷本抱勸世旨
龍鳳寶卷寫忠孝
胡元開國將宋滅
幾位星君相視看
相請西天諸佛共
斗星君進殿仙女
眼若朗星雙眉細
執拂仙女抬頭看
情投意合世上去
忽有焚香仙女到
有汚上界定有罪
不知姊姊可同意
三仙正在商議話
三仙回頭來一看
我當面奏玉帝曉
果欲奏明至尊否
我是故意來戲耍

忠孝二字存心懷
其中情節奇非凡
漢運已衰寔可哀
就因相看禍患開
會那時恰有玉皇
天上無雙這願見
頓時心花朵朵開
兩相綢繆合胸懷
相見二人把手攬
莫非欲思投下凡
不知我姐可分甘
誰知背後一仙來
執玉仙女珊珊來
靈霄殿上罪名判
昔日情誼一旦完
也願二位姊姊陪

不過孰大孰為小
四仙且笑且言說
即有一仙來閃出
執拂女史與東斗
有污上界天庭訓
歷代神仙下凡去
此例似太輕責罰
更須要有四個字
如此凡心不敢動
好使罪仙降生去
太白金星領了玉旨
幾家人家回到天宮
定該遭橫禍家散人逃
儒蘇信仁亦積善兩代
該命玉女下凡選為
福薄不能偕老應再
帝聞奏點首開言道
東斗星君去投生

也當此時說出來
那知眾仙駕臨來
一看乃是糾察官
願結夫婦去下凡
理該定罪肅紀規
終是大禁與妻貴
使他歷盡苦與難
忠孝節義一齊担
從此上界新法頒
使他歷苦受磨災
仙家幹事不比凡人
不多時已經查出好
積德最大但命中注
亦有積德更有寒
二世帝君本
但臣思織女
俾可傳嗣玉
玉女下凡生於積善之家
將來好接正宮之位

家無大小綱常廢
鐘聲响時玉帝出
俯伏啟奏至尊晚
更有焚香秉玉女
玉帝聞聽龍心怒
壽享年高歸上界
姻緣合而復離去
若是缺了一個字
即命金星是太白

只要和睦在香閣
大家朝賀立兩班
今有四仙已動凡
願做小星當面談
就對眾仙把言談
仍成正果到後來
受盡苦楚方得甘
打入地獄受苦災
快把積德家查來

使他多受災和難
執拂降在孟家門

使她才學當蓋世
焚香女送蘇家去
務使顛沛遭苦難
就着姊弟同時降
上界諸事究無攷
皇甫原是將門後
元朝世裡忽必烈
不孝有三無後大
况且你我年廿四
從未生育似有病
元帥又把夫人叫
隔了一年二十五
夫婦不免因此急
合府賜宴備酒席
夫人忽然稱腹痛
但願夫人生佳子
妾身方才得一夢
一神指着奴身道

將來星君正夫人
日後為妾理該應
三貞九烈苦臨身
不妨一胎是雙生
不過作者花樣生
文武全材有威聲
加封元帥愛十分
不如納妾佳兒生
未曾衰老十分輕
不納妾時誤前程
我家積善有吉慶
尹氏竟然腹有娠
告求蒼天保佑身
一眾家人鬧紛紛
似欲分婉下臨盆
早傳一枝香烟根
夢見空中諸仙神
我乃上界往生神

姻緣合而復離去
秉玉女史劉門降
玉女同降元帥府
下旨頓時罰下界
回筆仍寫世上話
十九歲上曾此伐
娶妻尹氏並無子
元帥回稱命中定
夫人又道自從嫁
只怕人家說我妒
倘然三十再無子
六月之間該滿足
到了中秋八月望
鴛鴦所上擺了酒
了鬟使女扶樓上
等了一全把樓上
數對幢幡與寶蓋
今把玉女星君送

掛腸牽腸方得成
使他撮合這段婚
東斗星君姊弟稱
己言必然就要行
京中元帥皇甫敬
建立大功元帝惊
夫人有時勸夫君
只得積善兒可生
於今七載過光陰
丈夫納妾不答應
那時商議不要緊
足月偏偏不臨盆
皇甫夫妻慶良辰
夫妻相敬如全賓
為官心中喜盈盈
尹氏在床為官稱
鳳冠蟒袍共三人
須當善視扶養成

背後即見男女倆
 二仙對我來說道
 元帥一哈哈笑
 回身即當堂樓下
 一道紅光從空落
 將來定係一貴人
 皇甫敬見了月中奇彩
 正落降自己府第
 希望夫人倘若此時生子
 異日長成必然
 大貴正想間忽見一個婢女
 急急忙忙出來稟說
 夫人人生下一位千金
 皇甫敬一
 不由心上一氣生下女兒
 何故也有這種奇兆
 那婢女見主人似有不悅
 又忙稟道
 夫人將產之時
 滿室生香
 毫光燦爛
 婢等雙目都睜不開
 皇甫敬說
 少頃領賞
 那婢女稱謝進去
 走不一刻
 又見一個婢女出來稟報
 夫人生產千金
 後腹中仍痛
 穩婆報稱
 定是雙生
 尚有一位公子
 在內
 皇甫敬聞
 心中頓時大喜
 抬頭一見
 那月華已經不見了
 又有許多婢女奔將出來
 向主人稟報
 夫人又產一位公子
 元帥大喜到房中
 舉目觀看
 喜滿心胸
 但見一子和一女
 面貌相類
 一般全
 粉妝玉琢
 真可愛
 夫妻相視
 喜滿容
 三朝百官來慶賀
 元帥府上喜氣沖
 長女名題長華
 孩兒少華
 一字全
 合家歡喜
 有笑容
 世祖臨朝
 規儀恭
 告急文書
 到朝中
 光陰容易
 五年過
 男女長大
 生性聰
 忽有黃門
 到殿中
 今有雲南
 張巡撫

九上

因有番兵十餘萬
 元帝聞听
 龍心怒
 願率精兵
 三萬數
 即日點兵
 欲出發
 家內兒女
 都托你
 夫人也說
 吉利話
 路上行軍
 無多說
 原來雲南
 張巡撫
 元帥即問
 軍情事
 數日之前
 來攻打
 因對諸將
 商議說
 拔令一一
 來吩咐
 火箭多備
 隨帶去
 皇甫敬用
 兵如神
 第一
 元將毛天
 虎一箭
 射死
 十萬大
 軍
 只有
 八千
 逃歸
 本國
 番國
 王聞
 報大
 驚深
 恐皇
 甫
 敬殺到
 國內
 急忙
 寫好
 降表
 命一
 能言
 舌辯
 的番
 官趕
 往元
 軍營
 中乞
 降皇
 甫元
 戎吩
 咐人
 見番
 官連
 連磕
 頭曰
 所以
 侵犯
 戰禍
 連
 都是
 元帥
 赤風
 計
 主張
 興師
 邊地
 佔

攻打邊地十分凶
 皇甫啟奏跪在東
 前往雲南破頑凶
 救兵救火一般全
 得勝班師再面逢
 置酒餞別理相通
 那天兵抵一山峰
 帶領百官接元戎
 勝負如何數日中
 堅守不出用箭弓
 欲破番兵用計攻
 分道急速去進攻
 黑夜之間可應用
 一仗即將土番兵
 燒死
 大半
 土番
 元帥
 赤風
 不化
 衝下
 山來
 被
 十數縣城已被奪
 口稱陛下休憂慮
 元帝聞奏便大喜
 皇甫回家別家眷
 只怕君皇命坐鎮
 次日祭旗便南下
 探子稟報人馬到
 前邊省城無多路
 巡撫回稟因公到
 元帥帶兵省城入
 番兵已伏山中
 去
 二路西南精兵伏
 各路分發皆派出
 親自接應有威風
 我軍包圍不放鬆
 攻打應在北與東
 省城危急在日中
 番兵猖獗在臣躬
 當殿官封大元戎
 奉旨出京頃刻中
 那時接眷到任中
 浩浩蕩蕩有威風
 旗號上寫巡撫公
 特來相迎進城中
 土番退兵在山中
 升坐帥府甚威風

逞強逞勇沙場死
知道上邦君有道
伏望元戎開仁德
皇甫吩咐番官說
限期一月把貢獻
番王聞所心快活
寫表奉聞當今晚
如何破敵奏明白
封為兵馬稱總督
皇甫奉旨建造府
自從皇甫坐鎮後
子女生長十二歲
少華長華又稟說
弓馬每晨先習學
有一天皇甫敬和夫人坐在後堂談話因為長華少華年已長大婚姻之事做父母
的亦當留意才是皇甫敬道長華產時既有奇兆將來必有良配機會若到必然天
賜良緣今若急為擇婿反而誤他終身少華的婚姻我胸中已有預定聞得孟兵部
之女閨名麗君年亦十五才貌俱全我當遣媒前去求親夫人曰莫非孟堯之女麼

算來咎由自取飛
從此年年貢物獻
降書降表上前呈
爾邦上犯罪天齊
過期之後兵進前
國內土產盡備齊
即命部將快馬飛
世祖見表滿心喜
坐鎮雲南不可移
氣象堂皇甚威嚴
地方盜賊盡逃飛
姊弟二人文才奇
要求一全學武藝
姊弟二人進步飛
元帥心中好快活
終日常帶笑嘻嘻
迎接家眷速到滇
光陰如箭又如飛
樂煞一對老夫妻
親自教練刀槍鞭
加封皇甫官爵顯
天下兵馬可調移
元帥接到兵退移
立時回國稟連
表章一道戰况提
姑念初犯特寬宥
不日送上决不延
亡國滅都受禍悽
深愛和平多禮義

九下

皇甫敬道正是夫人又道孟氏年已及笄亦當速去求親為是恐被捷足者先得呢

總督立時命家人
皇甫相請書房坐
總督即將煩託事
知她尚未把親對
且說孟家兵部職
膝下一子又一女
也入翰林為編纂
蘇氏娘家本姓杜
二十五歲生一女
醒來便爾產下女
杜氏立志不肯嫁
就在孟家扶養女
孟氏千金年漸大
夫人愛如珍和寶
不但容貌多美麗
文章更比哥哥好

去請本省秦布政
布政聞言問連聲
當面說明做媒人
而今待示在閨門
原籍浙江金華人
子名嘉齡十九春
那年告假回里門
丈夫名喚蘇信仁
生時夢見紅衣人
取名映雪美十分
寧願守節自苦身
人品端正禮貌深
對於乳母敬十分
時光一霎過數春
而且腹中有詩文
父親也贊勝兄文

布政聞知忙坐轎
不知元戎呼喚我
本城孟府千金女
布政連聲來應諾
當年曾為翰林院
娶妻乃是將門女
少年夫妻生一女
乃係寒儒為教讀
引一花冠翠袍女
那知信仁壽夭折
那時孟家覓乳婦
孟家夫婦另眼看
一般也如母親待
小姐那年十二歲
士元親自來教讀
服侍小婢也聰慧

頃刻來到元帥門
有何見教當面聞
才名四溢美貌甚
當時坐轎孟府行
為官清廉正十分
二甲進士是出身
即請乳媽蘇氏身
夫妻安貧過光陰
一全扶送進房門
生女數月命歸陰
鄰人薦到兵部門
敬她情願守潔貞
更與映雪姊妹稱
父親題名叫麗君
過目不忘天生成
名叫榮門蘇州人

兵部若有不決事 麗君終是不願意 轎子正到牆門口 列位孟府門前正停 顧鴻業也因受人煩託 布政到孟士元即全顧 人到了廳上謙遜人坐 元主位相陪吩咐獻茶 請明言秦布政謙遜道 顧鴻業又道小老所言 說未遲孟士元也道公 既蒙二位如此道 即向顧紳含笑說 但我所提是候府 若與府上千金配 布政答稱是帥府 若配府上千金女 他家籍貫非本地

一問小姐判斷成 父母不敢胡亂應 只見大轎停在門 項大轎你道是何人 孟府上求親的孟士 孟士元恰巧接到廳上 推坐在東一位顧鴻業 先向秦布政道老公祖 侯老先生言罷下官方敢 秦布政乃父母官有事 理當先說學生隨後再 今天到府非別事 顧紳一聽開言說 舍甥姓劉名奎璧 不知老公祖所求 年方十六有豪氣 顧紳連忙又開口 若果與他婚親對

才名一出爭相聘 那年年交十五歲 布政通名便求見 孟士元迎接笑盈盈 士元迎接笑盈盈 布政坐轎來求婚 多少媒翁早上門 布政坐轎來求婚 士元迎接笑盈盈

只為求親故而到 我也求親事碰淘 既精文武又美貌 那家公子直言講 的是一位上進郎 我想帥府不安當 豈非來往不便當

劉家此間有根地 布政听了也爭辯 孟士元此時很覺左右 巧兩家全到求親叫我 結下仇恨豈非笑話當 此女待下官向拙內商 士元移步走向內 一見為官步行到 難的三家求親事 少華從前曾見過 嘉齡在旁開口說 皇甫到是將門子 父子躊躇無計策 詢問賢媳何故笑 我有一計公公獻 或用紅袍是一件 如此可以不結怨 顧紳急忙把言問

對親以後常來往 求親何故太弄黃 孟士元此時很覺左右 巧兩家全到求親叫我 結下仇恨豈非笑話當 此女待下官向拙內商 士元移步走向內 一見為官步行到 難的三家求親事 少華從前曾見過 嘉齡在旁開口說 皇甫到是將門子 父子躊躇無計策 詢問賢媳何故笑 我有一計公公獻 或用紅袍是一件 如此可以不結怨 顧紳急忙把言問

還勸孟公仔細察 出帖允親慎胸膛 孟士元此時很覺左右 巧兩家全到求親叫我 結下仇恨豈非笑話當 此女待下官向拙內商 士元移步走向內 一見為官步行到 難的三家求親事 少華從前曾見過 嘉齡在旁開口說 皇甫到是將門子 父子躊躇無計策 詢問賢媳何故笑 我有一計公公獻 或用紅袍是一件 如此可以不結怨 顧紳急忙把言問

來日花園定比箭
射中紅心親事借
布政也說告辭走
士元相送大門開
元戎出外忙迎接
接到堂上問一番
本當明日相陪去
只奈公務把身絆
說畢告辭回衙去
元戎稱謝理應該
元戎急對夫人說
又向少華當面談
少華聞听比箭成親
呆着不語皇甫敬問
道我兒默默不語莫
非箭法不及劉家子
麼少華回道孩兒日
常和劉奎璧在校場
中相遇彼此箭法不
分高下並且不及奎
璧但二人比箭必有一
失倘奎璧失了豈非
有丟臉光彼此相交
勢必一旦有傷兒
非好色之徒不如另
對姻親罷皇甫敬聞
所不悅道兩家媒人
已經約定尔若不往
軍士們豈不取笑堂
元帥之子連得三枝
箭都不能射嗎夫人
也埋怨公道媒
人約定我兒正當前
去替我家爭口氣兒
長華小姐在旁也對
少華道賢弟我教你
一個方法來日可讓
奎璧先射他若俱中
你落得做個人情不
必射了他若三枝之
中失了一枝你可後
射却亦無妨少華點
頭答應但那劉奎璧
聞知比箭定婚消息
快活得手舞足蹈了

劉家門第不尋常
封侯威勢名氣揚
生子奎璧十六歲
武藝精通性頑強
探得孟氏千金美
特請舅父到門牆
長女燕珠為帝后
次女燕玉年正芳
容貌俊美性好色
一心想得美妻房
誰知比箭爭一場

自恃弓箭向來好
明日得勝定心腔
為官說與夫人曉
映雪小姐喜洋洋
恭喜連稱口中說
千金听了疑滿腸
必有一方來失願
從此怨恨在心腔
一夜光陰容易過
次早東方出太陽
自騎駿馬出城去
背後隨着四家將
二人一見便為禮
少華啟口甚謙讓
今日比箭似有愧
事出被動非主張
不過姻緣乃天定
得失不可交情傷
劉奎璧嘴上說得十分
甜蜜心裡却深恨
法精通等到射箭當
兒待他謙讓我便先
射不怕孟小姐不歸
我劉奎璧了二人一
路言談早到孟府家
人進報士元即命嘉
齡出外迎入少華奎
璧一見孟士元忙一
全行過禮隨後分着
賓主坐定吩咐獻茶
茶罷收杯孟士元對
二位公子道
我家出身是寒微
得蒙貴府親事提
姻緣乃是前身定
執得孰失請明理
奎璧聲稱年伯叫
我們公事當為先
少華也說言得是
士元進內見賢妻
箭巴非是別一物
乃是一個古銅錢
一面向前已備
夫人去請小姐輩
春明閣上外遮簾

偷看兩家公子貌 箭法究竟孰為先
 方氏媳婦很有興 拉了映雪有笑顏
 那個就是劉公子 這位便是皇甫爺
 士元安排已定當 相請公子開始比
 少華不肯來先射 奎璧暗喜在心弦
 劉奎璧本思先射 倘若三箭中的美妻便可到手先下手的可以大佔便宜所以說
 一聲只得有佔了他 便拿起弓箭正欲動手但見孟士元親斟一杯酒道公子且慢
 待老夫理敬三杯 然後開弦奎璧稱謝一飲而盡飲過三杯他左手如托泰山
 右手如抱嬰兒向 那懸袍的楊柳樹枝上喝一聲着只聽叮噹一聲家人齊皆喝彩
 一枝箭正中到掛 袍的大柳枝上此時蘇映雪從簾中望了二位公子却一心希望
 皇甫公子射中她 的眼光認為一樣是個貌美少年但中皇甫少華堂皇仁厚將來
 必是一位貴人劉家 公子貌雖俊美看來並無福澤所以一心巴望皇甫公子射中
 將來與孟氏千金全 事一夫倘若小姐嫁了姓劉公子如映雪到有不願現在劉奎
 璧已經中了一箭心 中不免擔憂起來還有二箭萬萬中不得了那知奎璧的第二
 箭又是中的弄得蘇 映雪不由發急起來再中一箭我與小姐的終身大事豈不大
 誤一時性急她使出 了簾外立着觀望恰巧劉奎璧抽出第三枝箭忽見蘇映雪跑
 出簾外見她生得桃 腮杏臉美艷如仙暗想此必孟小姐了
 想她見我二箭中 因此出簾看我容 心中好不真快活 他是一笑又搭弓

預料此箭射出 去
 箭將到時忽落地 士元上前忙安慰
 此箭乃是失手致 少華心中無邪念
 映雪見了心歡喜 射斷袍帶紅袍落
 無顏再留瓊漿飲 這是小女太福薄
 我兄箭法寔勝弟 少華即向士元拜
 奎璧在旁看眼 可恨少華奪婚去
 今日失意回家轉 口中不言心內事
 以絕劉家有痴望 論文說武甚契合
 元帥聞听心歡喜
 也和二箭一般全 氣得奎璧臉通紅
 賢姪箭法寔精通 賢姪何必不樂胸
 弓開滿月去如風 望他三箭俱成功
 兩旁喝彩箭法工 只得告辭回府中
 故而三箭失一中 一時失手不幸逢
 岳父大人禮當隆 幾乎氣破肚腹胸
 此恨難消恨無窮 只怕日後起波風
 因對少華啟口云 以免有甚波與風
 宴至天夜樂融融 我兒今日掙門風
 那知天不從人願 暗罵蒼天不保佑
 三箭中二也精熟 嘉齡即對皇甫說
 嗖的一箭射出 去
 二箭射出也中了 奎璧見了心不樂
 士元殷勤相留住 少華上前將袍取
 嘉齡上前全請進 士元也把賢婿叫
 堅稱作別回府去 士元心中暗暗急
 國舅勢力非全小 公子回家稟尊父
 少華唯唯答應是 少華告辭回衙後
 合家知曉多喜氣
 空中陡然一陣風 一樁美事付東風
 小老佩服在心胸 如今正該臨我兄
 中的紅心彩聲隆 三箭射去快如風
 一段良緣失手中 安慰劉郎啟口云
 回頭忙叫奎璧兄 牡丹亭上酒宴豐
 高配門第連有榮 一路之上怒堆容
 怕那劉家威勢凶 况且劉捷自持功
 行聘趕早方為通 嘉齡在旁談話濃
 即將經過稟親翁 預備行聘近期中

回筆再說孟家事 映雪此時樂滿胸 小姐面前將情說 劉家公子理欠通

不怪箭法人不及 反而怨恨有怒容 深怕將來就為了婚姻一事弄出風波有

孟麗君聞听映雪之言 芳心中也起憂愁 蘇映雪這一夜睡到床上 偏會思想皇甫少

華起來夢中見那皇甫公子 來到花園向映雪作揖道 不知姐姐與孟小姐是何親

戚 願聞其詳 小生和你有話相商 映雪即將自己根底告訴一遍 皇甫少華便笑迷

迷道 小姐為正你偏作 立下了誓全携手 不料失足來跌倒 莫非和他五百年

姻緣 緣可有人到 映雪不由胆心惊 為何夢中私訂婚 定當相守在閨門

醒來暗暗稱奇怪 如今已立山盟約 將情稟與母親曉 劉母用言安慰勸

欲知相害少華事 營商得利財源進 合府康強福壽增 上卷已畢暫停筆

念了宣卷精神長 不知你心怎理論 二人含笑喜欣欣 香汗淋漓淋着一身

也有姻緣註命分 且談奎璧氣得昏 一生一世不成婚 欲害少華命歸陰

府上平安多吉慶 名利雙收快活人

繪圖龍鳳配寶卷下卷

龍鳳寶卷接上文 皇甫孟家就訂婚 奎璧心中大吃醋 欲害少華計謀深

他便命僕去相請 來到家中敬十分 有時西郊全打獵 毫無怨恨心中存

一連數次常來往 奎璧知道計可成 又隔數天請帖到 約他游湖寫端正

少華即去雙親稟 為官應允少華行 惟獨長華說不妙 我弟還須自謹慎

少華點頭答稱是 但終不防詐謀生 其寔奎璧早定計 花園放火燒他身

原來劉奎璧定下惡計 表面上請少華一全游湖 暗囑家下喚好 一船再喚二名妓

女吩咐她們停一會 見了少華必須殷勤服侍 竭力勸酒 自有上賞 灌醉之後 留到

家中花園內等他睡熟 四面放起火來 燒去幾間房屋 能值幾何 可是仇人一死 那

孟府千金便可仍做劉家的媳婦了 四面安排定當 劉奎璧就在南城外碼頭上等

候少華預備一全下船 且說少華一路來 相近碼頭把頭抬 早見奎璧先在等 二人相見笑顏開

攜手一全到船上 就此坐席擺酒杯 二個妓女一旁坐 大家殷勤做媚眼

少華心中暗不樂 玩妓我輩太不該 旁人見了有議論 不肯多飲悶胸懷

無奈奎璧竭力勸 迷花眼笑用言談 人生應該及時樂 飲酒看花福清閑

昆明湖中兜圈子 早命家人弄机闕 搖到相近候府第 那時紅日正落山

就留少華候府進 少華告辭欲回歸 奎璧口稱須全入 過門不入大不該

你我相交非一日 緣何相却把交淡 皇甫英雄心地厚 一全進府胡亂談

留到花園指着看
 二人庭上全談話
 原來奎璧外祖母
 急忙差人來報信
 奎璧奉了母親命
 快全母親顧家去
 顧氏堅稱定要去
 只得去喚進喜到
 事成定然有重賞
 這進喜姓江乃是燕玉
 力極大現在主人吩咐
 係現任總督的公子倘
 條性命怎能保全況且
 你相貌堂堂將來亦可
 啊呀我江進怎可放火
 預先指示我啊江進獨
 而去臨別之時向皇甫
 汚不妨留宿舍下小弟
 小園景緻不推板
 二個家人把腰灣
 那天年交八旬外
 顧氏夫人痛心懷
 只得說聲且少陪
 外祖母前哭一番
 靈前跪拜理應該
 放火一事仔細談
 賞你黃金與了鬢
 這進喜姓江乃是燕玉
 力極大現在主人吩咐
 係現任總督的公子倘
 條性命怎能保全況且
 你相貌堂堂將來亦可
 啊呀我江進怎可放火
 預先指示我啊江進獨
 而去臨別之時向皇甫
 汚不妨留宿舍下小弟
 小春亭上再擺酒
 候在旁邊來服侍
 病倒床上久不起
 急忙來請公子去
 來到堂樓母親見
 奎璧回稱兒不去
 奎璧只得來應允
 主人有事舅家去
 吩咐畢後全母走
 這進喜姓江乃是燕玉
 力極大現在主人吩咐
 係現任總督的公子倘
 條性命怎能保全況且
 你相貌堂堂將來亦可
 啊呀我江進怎可放火
 預先指示我啊江進獨
 而去臨別之時向皇甫
 汚不妨留宿舍下小弟
 小春亭上再擺酒
 候在旁邊來服侍
 病倒床上久不起
 急忙來請公子去
 來到堂樓母親見
 奎璧回稱兒不去
 奎璧只得來應允
 主人有事舅家去
 吩咐畢後全母走
 不放少華轉家門
 誰知驚報忽報來
 忽然擁上一口痰
 舅父家門到一番
 夫人有話便開談
 家中有事難分開
 心中暗苦悲聲喚
 此事惟有要你代
 書僮江進心上呆

家中父母已知與劉公子全游
 小春庭中自斟自飲暫且不表
 另提劉府一小姐
 那夜只為夫人出
 我乃是你親生母
 明晚有一貴人到
 急問貴人究姓誰
 乳母江氏問所說
 下得堂樓正見子
 即將放火一番事
 我想性命關係大
 江母即問少華貌
 江母乃叫他兒子
 讓他當面婚約定
 到了園內拿了酒
 少華獨自呆呆坐
 心中疑惑暗暗想
 自稱名叫江三嫂
 小春庭內會少年
 那知我母不肯言
 你母托夢有玄机
 母子相逢便開言
 告訴母親可決疑
 正可將計就用計
 進喜稱說相貌希
 你去快快來定計
 將來富貴皆靠伊
 相請二僮把庭離
 忽見進來一美麗
 只怕此見是邪氣
 今來只會相救你
 生性聰慧通文墨
 稱說昨夜得一夢
 你的婚姻尚未配
 非但終身可富貴
 將我一推便醒了
 如此待我下樓去
 進喜急把母親叫
 江母亦把小姐夢
 放出公子陰功積
 堂堂品貌令人敬
 我往高樓明言說
 母子全時便分別
 曹信吳祥都貪嘴
 看她身上的打扮
 忙即開言欲相問
 還有一事難啟口
 吟詩作對更知禮
 夢見一婦對我言
 母在陰司掛心牽
 滿門性命救靠伊
 醒來奇怪在心弦
 詢問我兒把話提
 今有一事心中疑
 即向進喜把話提
 然後放火主人欺
 將來富貴定非比
 頓時領下二小姐
 且說忠心的進喜
 見了美酒大家喜
 也是一位閨小姐
 又見一婦步見移
 面訂婚姻在席前

少華聞這番話心中如何不叫奇
江三嫂就將進喜告訴的話劉奎璧妒忌婚姻心存不良今夜放火等話又把燕玉
昨夜夢情說出所以特來面求允婚的一邊說一邊扯椅令劉二小姐坐下皇甫少
華心中一想即對江三嫂道小生因聘下孟氏之女故觸犯令兄怎敢復與小姐訂
婚燕玉小姐一听含羞啟口道

奴家只為生母命夢中之言寔覺靈
孟家先訂婚姻約理該為正結成親
少華開言又說道小姐何以腦不清
國丈一定不答應令兄也要阻此親
燕玉听了心中急當時跪下對天庭
若非公子不應允甘願終身不對親
少華到底心腸軟听了此言發慈心
快求一物為表記且待小姐可定心
小姐手中有一扇三嫂取來換調定
稱說後園可逃走事須秘密莫言明
即對進喜來說道我走豈非害人精
三嫂聞所說有計公子回去把言明
金盃金甲身長天對我少華說你听

如若不走火燒死本神將來對你明
少華走到園門近又說一事且費心
進喜回稱使不得他們在外切莫領
少華點頭言稱是一路已到牡丹亭
少華忽對三嫂說婚姻一事莫痴情
不可為我誤大事權宜二字當記心
少華離園一路去心中胡疑實不定
小姐燕玉回樓上呆呆不語想在心
且說皇甫少華黑夜間一路回城但見滿天星斗人影絕無心中
知燕玉小姐是真話還是假話或者為了訂親一事故意造出謠言且看明天小春
庭的火燒不火燒便可知曉誰真誰假了正走二里光景時忽見道旁閃出一個小
和尚眉清目秀向少華合十道來者莫非皇甫公子嗎少華聞聽猛吃一惊暗想向
未認識他如何認我因道小師夫為何認識深夜在此又為什麼那和尚道
公子不必暗自驚小僧奉命在此等師父方才來吩咐
相貌堂堂世間少相請前去見師尊
寶寺何名在何處令師何名法號稱
就在前邊路非遠有請公子降寺門
不到一時山門到少華跟進喜萬分
來到雲房小僧入

稟過一聲方請入
 一見少華身進內
 因禍得福良緣訂
 連忙假意來相辯
 老僧聞聽哈哈笑
 公子貴人難得到
 少華听了心佩服
 長老又復開言說
 公子方始直言告
 骨肉分離家要破
 你若不忘這二字
 我家大難從何起
 老僧回稱事前定
 骨肉團聚皆富貴
 果然耳听人聲鬧
 鑼聲鏗鏘也不遠
 現在公子可相信
 原來江進喜到了三更時候將四面乾柴點燒起來乾柴烈火頓

走進雲房觀看正
 連忙離坐上前迎
 老僧失迎罪十分
 學生並無這段因
 公子何必瞞老僧
 且在停處暫留身
 老僧確是不凡人
 公子與那劉千金
 尚祈聖僧救學生
 那時公子須謹慎
 那天決不負好人
 聖僧可否說出因
 欲要避去萬不能
 灾星一滿吉運生
 開窗一望心更惊
 地方官員寺門經
 皇姨說話真不真
 少華暗暗自叫險
 否則我命已不存

但見一位老僧坐
 口稱公子恭喜你
 少華聞听好奇怪
 已無火灾緣未訂
 過去未來尚知曉
 好看候府火勢起
 當下主賓來坐定
 乃是宿世良緣結
 長老又說賢公子
 凡事都有天前定
 公子听了心惊駭
 待我或可避躲過
 天机洩漏應有罪
 吩咐取出棋子着
 但見大火冲霄漢
 清修長老又言說
 救火人兒鬧紛紛
 小春庭上火已生

白鬚飄飄猶如銀
 幸脫火灾保全身
 我事他何先知音
 莫非師父錯看人
 何況事出在本城
 好知皇姨話乃真
 小僧獻茶甚殷勤
 將來必定有收成
 你有三年大難身
 忠孝二字最要緊
 忙把詳情仔細問
 趨吉避凶功德深
 將來重振舊家聲
 對坐敲棋早三更
 救火人兒鬧紛紛
 小春庭上火已生

屋頂江進喜假意慌張大呼出來先叫醒皇甫少華的二個跟來家將你家公子住
 在小春庭中不知如何會起火了你快快去救呀二家將多吃了一些酒東撞西
 絆的跑到花園正見一般家人們弄了水桶紛紛取水救火曹祥趙信大叫公子快
 快出來但四面已經燒得如火山一般詢問家人可見我家公子逃出否大家都
 說不看見二家人急得跳脚痛哭起來有的家人早已出外鳴鑼地保聞警立去報
 官地方官聞听候府火警急忙帶了眾衙役齊來救火江進喜却飛奔到顧府上稟
 報劉太郡劉公子家中小春庭失火皇甫公子不知性命如何劉太郡急問那皇甫
 公子可曾逃出去否進喜稟道小的起火後方知但不見少華公子踪跡多分葬身火
 窟的了

太郡聞言急心中
 元戎知曉定怪你
 誰知他醉自失火
 太郡尚然顧人道
 奎璧全了江進喜
 一眾家人齊回稟
 奎璧一听着急
 再說吳祥與曹信
 城門關門難已進

回對奎璧現怒容
 你有何言對督公
 將我房屋燒個空
 吩咐孩兒快尋踪
 一路回家急急匆
 未見公子的踪跡
 莫非逃走一場空
 一路回衙急於胸
 只得等候開了城

都是我兒的不好
 奎璧心中好快樂
 火已自失罪應得
 但願皇甫逃出險
 回到家時火已熄
 但是火內已尋覓
 又喚進喜仔細問
 倘若公子身燒死
 一全飛奔到府內

殷勤留住不放鬆
 我是好意情太濃
 總督怪我理不通
 免得二家起波風
 急問少華可有踪
 未見屍身在火中
 進喜鬼話都屬空
 我等性命也歸空
 大哭流淚稟主人

元戎正和夫人叙
緣何昨夜不歸轉
忽見曹祥吳信到
小人原本在旁伺
即將經過一番事
因勸雙親且慢哭
如今先當拿進喜
皇甫敬膝下所生一子
全隨往候府立時備轎
璧聞听皇甫元帥親自
他時切不可虛心因此
深一揖口稱小姪有禮
禮只道有勞賢姪迎接
定家人獻上香茗元帥
昨夜因何會失火
家內失火從何起
諒必他身逃出外
一聲吩咐後園去

正為兒子憂急胸
難道劉家情意濃
跪下告票淚如湧
誰知忽來一小僮
稟告主人淚掛胸
屍身未見未必凶
拷問一番理正通

劉府失火家人報
孩兒究竟不知事
就將公子被留住
將我故意來騙出
元戎夫人也流淚
或者逃到他方去

夫人為子愁堆容
可知父母念心中
小春庭內火勢凶
備酒備肉情意重
長華小姐暗想胸
性命尚未歸於空

皇甫敬膝下所生一子
現在聞報葬身火窟
你想心中如何不急
吩咐曹祥吳信一
全隨往候府即有家人
進內稟報劉全
璧聞听皇甫元帥親自
來與我算賬了但我
房屋被焚不少上去
見他時切不可虛心
因此吩咐快開正門
親自出迎正見皇甫
元帥從轎出來全璧
深一揖口稱小姪有
禮未及老伯光駕有
失遠迎尚望赦罪元
帥出轎只答了個半
禮只道有勞賢姪接
接全璧見元帥臉帶
怒容暗暗有些害怕
當下遜讓到後堂坐
定家人獻上香茗元
帥便問道

小兒緣何影跡無
身在他方不清楚
所以不曾遭火波
帶領曹吳二家奴

全璧便把昨夜事
現在火中尋屍骨
元帥插言又復問
全璧只得前邊走

奔喪出外到顧府
那知搜尋却並無
若逃何以不回府
聲稱小姪來領路

到了小春庭邊立
此時進喜人中立
來向元帥雙膝跪
算來該是善良輩
指着便問你名怎
進喜先把名字說
小人入房已經睡
小人先去叫尊僕
皇甫元帥見了江進
吩咐隨來的軍士們
把這江進喜拿下旗
牌官一聲領命即將
江進喜綁縛起來劉
老伯休要屈了好人
不必帶去為是皇甫
敬變色道爾既奔喪
不該再留我兒看來
就是你有意陷害我
不成全璧又分辯

又命家人快取鋤
吳信瞧見招手呼
口稱大人高聲呼
不該作惡便放火
掌管花園太糊塗
然後稟告話嚕囉

翻掘四面無骸骨
你快上前有話問
皇甫對他面貌看
必是奉了主人命
因何你把我僕遣
人多不能說真話
急忙爬起來觀看

元帥心中好不苦
進喜一見便移步
見他相貌大方多
只此他也没奈何
叫開他們却為何
只說三更忽起火
那知失火四面火

公子失火那知因
你雖好意我疑心
此時全璧也惊心
招出真情大禍生
上前忙忙來詢問

將我房子來燒去
就對旗牌又吩咐
元帥出外上轎去
且說元帥回了府
我兒究竟在那裏

拿我僕人不該應
快拿這僕回家門
全璧相送戰兢兢
押到後堂坐定身
元帥把話說分明

小姐在旁便說道
元帥頓時把堂坐
皇甫開言進喜叫
寬有頭來債有主
所以只是把頭叩
元帥拍案便大怒
一聲喝令把刑用
大人先當退左右
進喜一見無人在
小人心中心不
此時沒有一人在
元帥心中好奇怪
皇甫所罷叫他起
進喜將身急爬起
進喜一見公子到
少華忙將昨夜事
元帥吩咐取銀子
小人之話須秘密

雙親不必憂弟身
旁邊安放許多刑
念你尚然年紀輕
你是被動我知因
怎有放火害貴人
大罵刁奴不該應
唬得進喜叫大人
然後小人告稟因
又復開言叫大人
到底假還是真
你快說出一段因
公子未歸為怎因
如此說來是救人
外邊進來公子身
急忙上前叫一聲
一一仔細察雙親
取出五兩是黃金
主人聞曉罪太深

諒必一定逃出外
元帥當中來坐好
快把寔話當面說
進喜不敢說實話
寔是公子自失火
本帥好言對你說
小人有話早該稟
皇甫聞所便傳令
你家公子早已轉
元帥一聽不明白
進喜便把昨夜事
或者半途來担擱
方才未知將你綁
元帥大人一看見
為何此時方回轉
不過所听破家事
進喜稱謝領受了
只說公子得一夢

不久就會轉家門
進喜下跪拜倒身
本帥赦寬放你身
只為左右滿立人
小人當時熟睡身
那知你竟不是人
只為人多眼眾因
兩旁一齊退出門
為何又討公子身
你話叫我疑心生
仔細說出稟大人
不久便可轉回門
老夫寔在未知因
心中不由喜十分
不知何處留住身
並未告訴暗瞞隱
又復開言叫大人
相救還是金甲神

倘若真情來說出
家母性命也難存
皇甫元帥又向吳信曹祥責罵道
你兩個狗頭
去罷少華急忙相勸道
爹爹且看孩兒份上
下對少華道
既是孩兒求情
暫且住下
若再不
說候府中江三嫂自
從兒子被皇甫元帥
房中來見劉公子道
小兒被皇甫元帥拿去
奎璧也慮江進喜說
出真情
但在江三嫂
乳母心中切莫驚
此間候府的家人
就有我家一隻狗
帥府不敢絲毫損
且說進喜在帥府
拜別元帥夫婦身
頓時雙淚交流下
回到候府叫主人
將我坐堂叫我跪
旁邊放着許多刑
元帥逼我來招認
說我受主放火焚
小人心上方胆大
因此還未受災刑
忽然夢見一神到
將他提出後園門
幸而路中遇相識
吃了點心方歸程
吩咐進喜且休息
將來重賞理該應
且說孟府一家人

雖被元帥來拿去
你且放心切莫哭
一路之上來回轉
奎璧一見急忙問
有的乃是腦箍放
小人竭力來分辯
皇甫公子開言說
放在荒野四面看
奎璧面听心上恨
進喜密對乃母親
孟家有個忠心僕

他終不敢奈何人
不久便會轉家門
買了蒜頭淚盈盈
你哭莫非受了刑
有的幾根是夾棍
幸而公子轉回門
他睡時候到三更
開眼不識那路徑
少華不死恨萬分
三嫂密報小姐聞
他名就叫一孟寧

在外間听有人說
連忙稟報主人曉
忙到後堂來稟報
我想少華堂堂貌
待我出外來打听
迎到堂上主賓坐
如何會到劉府去
士元忙道從今後
孟士元一听少華公子
堂告訴老夫人蘇映雪听了
心坎裏好像放下一塊大石
忙忙來到孟麗君房中告
訴一番孟小姐便臉帶愁容道
只怕風波在後頭
皇天決不歹人佑
一奏君皇事難收
和他相見不對頭
奏章不寫便罷休
一定洩風是逃生
倘若上表奏一本
叫他京中先設謀

况且劉家有勢力
元帥此時大動火
進喜好心或受累
諒來可以無枝節
再說小奸劉奎璧
或者進喜口風露
此事寔是我理屈
害了皇甫家亡破

他的惡意不肯休
欲思上表君前奏
結怨劉捷做對頭
爹爹以後可無憂
身在書房萬分愁
那個家人去告由
君皇下旨事不休
孟家小姐我到手

皇甫公子已亡身
士元父子吃一惊
夫人小姐正談論
並非天壽短命身
頓時上轎趕進城
吩咐獻茶甚恭敬
失火之事果可哀
令郎不可近劉人
脫險歸來心中方定
說罷又把閑話說
說罷又辭起身
回到府中急到後
候府家內失了火
嘉麟料想內中事
一聞此信皆呆了
士元當場便出外
一路來到元帥府
茶罷士元開言說
元帥回答一番話
元帥聞知親出迎
安慰夫人不必惊
元帥而今可安身
神人救出危去身
坐了一番離衙門

我父向來最愛我
付他白銀四十兩
劉茂到了京都即至候府
因為劉捷已經身為國丈
十依朝中文武百官
名吳淑娘出銀買歸
非常已經生下一子
進劉茂問他家中平安
將書信雙手奉上
可恨老賊皇甫敬
原來信上一番話
孟家竟然欺兒子
不知因何會起火
劉捷信了兒子話
國丈將書給妾看
妾想大家中三箭
妾料令郎少中箭
若說兵圍候府事
國丈一听不說話

一派謊言諒可受
送書到京趕路走
此時劉捷正與一妾飲酒
成宗皇帝把劉氏即封為正宮
大都來趨奉劉國丈了
進獻老師劉捷雖然年過半百
劉捷忙稟府上都各平安
劉捷拆書一看不由大怒起來道
他敢欺我候府門
奎璧都是造虛文
去對皇甫公子身
元帥發威拿家人
因此發怒暴跳生
吳氏看罷笑盈盈
高低當然不能分
所以孟家對婚姻
妾看一定不是真
心中暗暗不快生

因此急忙書信寫
路上並無來担擱
一到京都喜心頭
一妾飲酒談心甚為快活
十分深寵十奏
十分美貌妓女
十分美艷寵愛
命送到來即

立差家人叫劉茂
一到京都喜心頭
一妾飲酒談心甚為快活
十分深寵十奏
十分美貌妓女
十分美艷寵愛
命送到來即

枉為當朝國丈身
各中三箭一樣形
孩兒奔喪出外行
且罵爹爹不是人
便問國丈為何因
令郎所言未必真
有欺候府姓劉人
要你父做出頭人
還須仔細察偽真
為父出頭理該應

且待有日機會到不妨就害皇甫敬天下事叫做無巧不成書劉捷一心欲害皇甫敬一時想不到謀害之計不料隔不幾天正巧碰到一個機會來了原來山東巡撫彭如澤登州總兵殷耀先全都有告急文書到京稱說朝鮮國突然進兵侵犯山東沿海等地元帥名曰鄔必凱十分饒勇攻打登州甚急危在旦夕請朝廷速發大兵救援成宗聞奏大驚即召送表差官上殿詢問敵國名將究竟如何勇敢難道山東地方猛將如雲不能抵禦外侮嗎差官當殿奏道

朝鮮元帥鄔必凱此人年紀三十外身高九尺力又大上陣只用二柄劍念動咒語凶非凡有此妖術故難敵連喪數將實可哀成宗听了臉變色即問左右把口開國丈劉捷心中喜他便抱笏步出班就是雲南皇甫敬老成練達勇非凡成宗聞听心大喜國丈所奏正合懷加封征東征討職先斬後奏不可怠率領雲南精兵去即日動身不能違那天聖旨已經到皇甫立刻香案排差官開詔高聲讀總督聞听暗暗呆便問朝中多能將何以反來遠臣差君皇依言便下詔所以千里趕南來

神武道人奇才又能化火猛燒來若無救兵城便危為朕分憂理當該此人實有惊天才若命他去可危挽速速送往那雲南先鋒重任命自排一路閑文不必談一齊跪听候差官茶點相敬把言談這是國丈保奏來頗時餞別酒三杯

元帥心中便不悅定是國丈來害我說明奉旨去出戰說我駭怕不肯去而今奏明受人談倘若不能來取勝妖法一定很利害但願天子有洪福邪不勝正自古談小姐長華也願去相助一臂理應該在家當把武藝練元帥听了說且慢你怕劉捷又加害夫人又問那婚事兵馬無多易打完待奉母親理當該諒那小朝鮮國將來定可貴人配元帥吩咐待我回小姐她生有異相但願大帥得勝回功名二字且慢取現在我兒年尚小我算多則一年事士元心憂有妖術娶親當待班師歸一夜家中多忙碌孟士元推荐一位英雄此去出征正是用人之際此小兒姓衛名煥表字振宗乃係孟夫弟知此人忠心耿耿武畧超群故敢荐在麾下皇甫敬一听連稱衛將軍果是當世英雄弟亦久慕他名但不知今在何處孟士元道也是巧事上月正到此間就住本城中姻翁立去召他便可到麾下聽從指揮的皇甫敬大喜當下行文去召衛煥到衙元帥見他約有四旬左右年紀身長八尺有餘白面微鬚雙目有神正合英龍鳳配寶卷二下集

明知劉捷有意害慎悔從前事一番不忠臭名反可畏奸賊一定弄機關此去立功更加官元帥听了說且慢侍奉母親理當該元帥吩咐待我回兵馬無多易打完將來定可貴人配但願大帥得勝回娶親當待班師歸姻翁還須早防備茲有一員英雄將士元聞信也到府我想搬家回鄉去

即劉後堂夫人見不會上表奏害字夫人心中十分急元帥便說我為國少華要求隨征去沙場不是兒戲地功名二字且慢取現在我兒年尚小我算多則一年事一夜家中多忙碌士元聞信也到府我想搬家回鄉去

說明奉旨去出戰而今奏明受人談妖法一定很利害邪不勝正自古談相助一臂理應該你們年輕切莫談只怕劉捷又加害待我班師且再談少則只須半年寬次日一早到各官相見之下把話談即日興師把船開小弟推荐理當該

雄氣概當下優禮相待。孟士元回家後就把經過存賢及提及婚事情形。告訴夫人。但孟夫人之意最好使兩家早日成親。再好在出兵以前成了花燭。免得彼此有一樁心事。現在一聽丈夫的話。皇甫敬尚欲延待。這是乾宅的主意。坤宅不能強行作主的。皇甫元帥擇定八月初八。搬家回鄉。一般親友當然都來相送。不必細表。八月十二。乃是出師之期。餉銀糧草。早有督糧道預備。定當且備好二百艘大小戰船。預備從水路出發。衛煥點為先鋒。路上行軍迅速。半月光景。衛將軍的先鋒隊。那天已抵山東登州地界。候至元帥大軍一到。全上陸入城。登州總兵殷耀先與山東巡撫彭如澤。率領諸將迎接。皇甫元帥入城。在帥府備酒歡宴。席間元帥問軍情。近日雙方可交兵。敵國軍師是妖精。戰時能够呼風雨。總兵連忙來回答。因知兵到海行。軍糧皆在沙門島。數日之前來攻打。此交戰必須拼。他是邪來我係正。皇甫聞知心暗想。只怕沿海要傷民。要戰必須海中去。若侯敵人上了陸。那天點軍便出兵。巡撫總兵來相送。休兵三日來預備。大放開放向天鳴。即有先鋒討令出。揚帆下海好惊心。旗槍密佈在船上。意欲親出去交兵。元帥吩咐須謹慎。水寨安定又點將。滅了敵人便安心。鮮國探子得了報。命帶戰船一百艘。挑選少年精銳兵。只見一將來閃出。姓苗成龍二字名。鄔必凱所兩旁問。那位將軍戰元兵。

領了戰船也殺出。雙方對陣放炮鳴。成龍船頭昂然立。大喝來將快通。衛將軍見敵將身高七尺。光景。鼻高面扁。形狀可怕。便高聲答道。若問本將大名。且听了。乃係皇甫元帥麾下。先鋒衛煥是也。你是何人。鮮將答稱。鄔必凱大元戎。下前部先鋒苗成龍。便是衛煥。又道。你們小朝鮮。胆敢興兵侵犯。真是螳臂攬車。自取滅亡。若識時務。快快投降。苗成龍怪叫。道。休得做夢。吃我一刀。隔船向衛煥砍。來衛將軍手起銀槍。望准大刀上猛力一架。苗成龍刀頭蕩開。力小難敵。衛煥忙把銀槍或上或下。向成龍亂刺。殺得鮮將心慌意亂。難以招架。正想敗陣。被衛煥躍身過來。一槍從背刺入。頓時跌倒身死。元兵喊殺連天。衝殺上去。鮮兵大敗。不及逃者。悉皆願降。

衛煥初次戰交鋒。便立惊人一大功。成龍首級手中取。得勝回營見元戎。即將交戰情形稟。元帥聞所樂於胸。一面犒賞眾軍士。功勞簿上記了功。擺宴大吃賀功酒。此仇不報沒臉容。再說鮮兵敗回去。鮮帥聞報愁上容。大罵皇甫殺我將。揚帆殺到元營東。一夜易過不必說。次日營中把鼓通。鮮帥親自來出戰。擺開陣勢好威風。望朝鮮帥船頭立。一張臉兒如火紅。吩咐備船親自出。帥字旗號飄空中。朝鮮元帥也觀看。但見皇甫有威風。手執銀鎚身八尺。一柄畫戟執手中。雙方通名就動手。鮮帥雙鎚也稱凶。面如冠玉精神好。衛煥衝出却在東。也與鮮將來接戰。一場大戰在海中。二個元帥爭高下。衛煥一槍刺敵胸。鮮將欲避何從避。立時性命即歸空。不多數合花樣變。衛煥一槍刺敵胸。

皇甫此時也戰勝	刺中鮮帥左臂中	幸而逃身還算快	逃回沙島少臉容
兵卒損失一千外	元兵追殺十分凶	得勝而回人人喜	水營置酒又賀功
再說鮮帥敗回去	急用傷藥敷臂中	忽報外面軍師到	鄔帥一所有笑容
正欲請他他來了	連忙相請到營中	元帥便將失利事	告訴軍師恨無窮
軍師笑道且慢急	明日上陣我交鋒	包管生擒元元帥	一仗可以就成功
次日戰船齊備好	軍師出戰戰鼓通	皇甫元帥親領兵將	把船隻排開只見
對面一隻大船上立	一個身長高大的道人	面如薑黃頭戴道巾	身披白綾鶴氅背
頭一面大旗上寫有	神武軍師四個大字	皇甫敬大喝來者何人	可知本帥利害還
不早早歸降道人笑	道皇甫敬皇甫敬你且	休出大言可知大難	即在目前尚猶逞
強他使用手中寶劍	向上一指口中念念有	詞一聲道疾	
頃刻之間起大風	天上黑雲佈滿空	元軍船隻在浪裡	立時吹散在西東
皇甫元帥身跌倒	元兵叫苦呼蒼穹	軍師又用隱身法	一跳過船如燕全
伸手又對元帥指	可憐皇甫木呆同	顛被軍師攔腰抱	駕起雲光回島中
吩咐手下來綁住	又陣前捉先鋒	元兵大亂半逃走	一半跌翻在海中
鮮兵得勝回沙上	鄔帥迎接稱大功	鮮帥傳令將俘將	一齊押入見本躬
對着皇甫便喝問	爾今被擒何面孔	那天被你一槍刺	今日看你怎威風
皇甫破口便大罵	番賊番賊罵得凶	鮮州一聽便大怒	吩咐斬了不放鬆
皇甫衛煥並不怕	一齊推出含怒容	今日為國身死了	九泉之下有光榮
完卷暫時算完畢	皇甫性命危險中	要知下文如何事	再生緣上仔細云

風物文庫
文庫 19
F 399
66-31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